

# 相逢的小站

鄧榮坤

人世的相逢  
是偶然 還是必然?  
相逢的剎那  
是歡喜 還是憂愁?  
如果等待是一種藝術  
相逢就是一件珍品





# 相逢的小站

■ 著作者◎鄧榮坤

■ 發行人◎賴韋甫

■ 經理◎林世章

■ 企編組◎黃春香

■ 行銷組◎楊懷勤・張燕礽

■ 封面設計◎林雲連

■ 法律顧問◎劉錦樹律師

■ 電話◎ 3810609

■ 出版者◎大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■ 發行所◎台北市大理街 157 號 6 樓之 3

■ 電話◎(02) 3069258

■ 傳真◎(02) 3069259

■ 郵撥帳號◎ 15275262 賴韋甫

■ 總經銷◎旭昇圖書有限公司

■ 電話◎(02) 2451480

■ 打字排版◎創建電腦排版公司

■ 製版◎日茂電子分色股份有限公司

■ 印刷◎永欣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■ 登記證◎局版臺業字第 5180 號

■ 出版日期◎ 1992 年 7 月初版

■ 定價◎ 150 元整

■ 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■ ISBN : 957-9356-18-1

# 相逢的小站

◎鄧榮坤

# 語已多，情未了

——寫在「相逢的小站」前面

鄧芝坤

我始終相信，相逢是緣份，即使是相逢於萍水，那份難以割捨的情感，在值得回憶的歲月裡，仍然會像浮現於眼眸的四季雲煙般，浪漫而多情地飄過。

「相逢的小站」所收錄的短篇小說，每一篇都有一個心情故事；每一個故事，都有一段血淚交織的悲歡。這些作品是我流浪於台北，在雜誌與報社間浮沈，於編輯與新聞記者間漂泊時，面對功利而現實社會，寫下的生命無常與對人生的警覺。

那段日子，生活是一項挑戰，每天面對的是一場時間追逐的遊戲。從社會新聞的血腥廝殺現場至影視新聞虛幻的胭脂香水，讓我感

觸很深，經常像卑微的過客般，低頭走過台北市每一寸土地。許多話想說又不知如何表白，只有在更深人靜時，捻亮書桌前的小燈，將相逢於眼眸，相逢於心靈深處的悲歡寫下來；雖然寫了下來，每每想起時，悸動仍然強烈，莫非如五代詩人牛希濟所說的——語已多，情未了？

人世間醞釀了多少宿命的悲哀，沒有人知道，有時候，我們發現已把閒愁拋開了，結果卻拋不開也丟不掉，莫非這就是赤裸的人生，而人生何處不相逢？在相逢的小站，獨自一人體驗生命的寂寞也罷，獨自品嘗滿袖寒意也罷，畢竟我們曾擁有過一段屬於心情的故事。

「相逢的小站」想表達的是男女間那份牽掛和那令人腼腆的歡顏，也試著將生命的悲歡，毫無保留地詮釋。

「相逢的小站」能夠順利出版，必須感謝大村文化的賞識與支持，如果没有這樣的嚐試，也許小站的相逢會遙遙無期。誰說這種相逢不是一種緣份呢？

# 文字細訴心事千萬縷

——摘自八十年九月八日「聯合報」桃園版

邱傑

現在卅五歲的鄧榮坤，可能是目前桃園縣作家羣中使用筆名最多，寫作方向最廣，筆耕也最為勤快的一人。他平均每天為「公事」寫兩千字，另為興趣及嗜好再寫三千字。他寫兒童文學、雜文、散文、小說、詩、新聞與特稿以及種種「人情物」，先後使用過的筆名至少超過十五個以上。

鄧榮坤是桃園縣大溪鎮阿姆坪人，政府建造石門水庫，他的家鄉位於淹沒區內，只好「移民」，孩提時代跟隨家人移往觀音鄉保障村的移民新村，少年時期再移往楊梅，他希望能就此定居，不再流離。

他寫作起步很早，在成功嶺時拿過寫作優勝獎，多年來得過的獎項包括國軍文藝金像獎的銀像獎、七十五、七十七、七十八、七十

九、八十年的青溪文藝獎、第一屆石韻新詩獎、省政新聞報導獎、聯合報小說獎等。

由於寫作方向多而且雜，他為自己取的筆名也多得令人眼花撩亂，例如司馬風、陸雲、魯川、楓廬主人、深山道人、陸小鳳、李少白、楊梅老衲、遠遠、楓影、思盈盈、鄧皓中、獨生子、鄧勝豪……等，如不點破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，那些出現在不同媒體、風格互異的文章創作者，竟然都是他。

早年他曾以平均每星期兩本的驚人速度，改寫世界名著共達六十一本，而近年來他先後出版的書也不少，例如：世間短歌、流浪的季節、情詩一二三、心事千萬縷、憶少年情歌等。

白天他還在努力的四處為所服務的一家新聞媒體跑新聞，晚上則至少騰出三個小時給自己，做為與文字筆墨纏綿繾綣的忘我時刻，既要當他服務單位的好員工，又要當一位好丈夫、好爸爸，還想努力經營一番文字戀情，鄧榮坤可以說是一位快樂又忙碌的文字工作者。



# 目 錄

語已多，情未了

文字細訴心事千萬縷

相逢的小站

流浪的季節

往邊境去

狀元的故鄉

遠去的船

燃燒的心事

最難忘的季節

離菊夢

鄧榮坤  
邱傑

1	1	1	1	0	0	0	0
9	5	4	2	9	6	5	9
3	9	1	7	9	9	3	



# 相逢的小站

1

走出楊梅火車站已經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了。

除了陌生的人潮擦肩而過，以及一隻灰色的鴿子掠過眼眸之外，四周似乎十分沈寂。

午后三點的楊梅車站，十分安詳，停靠在廣場上的計程車，像一隻隻慵懶的金龜子，趴在已褪色的柏油路上。

「要坐車嗎？」一輛紅色計程車駛近我的身旁，計程車司機搖下了車窗，探出頭來。

我搖了搖頭。

紅色計程車駛向火車站右側賣檳榔的小攤。

我把沈甸甸的行李放在腳尖前，望向遠方，可是，我依然沒有看到我所要等的人。

大成路上的車輛，像溪流中的葉片一般，緩緩地向火車站靠近，我無奈地把香菸點燃，然後買了份晚報，漫無心思地翻閱著……

三點四十七分的楊梅火車站，顯得有點孤寂。

「你下車後在車站出口處等，我會派人去接你！」

想起了陳達明昨天晚上在電話中所說的話，我不自覺地綁起了眉頭。

四點零三分。

楊梅火車站依然孤寂，孤寂得令人有點心疼。

把香菸的空袋子揉繩，扔進垃圾桶；晚報地方新聞沒什麼「花樣」可看，我只好按捺著性急的心情，一字一句地讀著一篇迷情小說。

「到了楊梅，先打電話來，我怕事情太忙了，把這件事情給忘了！」

想到了陳達明這句話，我的背脊突然涼了起來，自己一個人傻楞楞地站在車站出口處，竟然沒有撥電話的念頭。正當我找出了電話號碼，把一元硬幣塞進公用電話機上的孔隙中時，一輛銀灰色的轎車，忽然停在我的面前。

「你是邱先生吧？」從車內走出來的長髮女孩，笑了笑地說：「我是大衆化工公司會計陳美鳳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把電話掛上，然後，提著行李鑽進了銀灰色轎車。

車子繞過圓環，直駛大成路，然後朝工業區的方向飛馳。

「你好像等得不耐煩？」她雙手握著方向盤，側過頭來說話。

「還好，還來得及吃晚飯，如果妳再晚一點來，也許，我連睡覺的地方都成問題了。」

她嘟著嘴，瞪了我一眼。

「是你自己沒遵守約定的，不要怪別人！」她用一種十分曖昧的語氣繼續說：「我還以為你到那裡去了，原來，你就是在這裡等，沒錯，我爸爸猜的沒錯，你果然是在這裡等……」

她說著說著，竟然笑了起來，兩朵俏麗的小花，在她的臉頰綻放著。

「我們公司在埔心，所以，你要在埔心下車，怎麼可以坐到楊梅來呢？」

「埔心不屬於楊梅嗎？」

「當然屬於楊梅，埔心只不過是楊梅鎮的一個里而已。就因爲你，我在埔心火車站乾等了一個多小時……」

她把車子駛入了幼獅工業區，陣陣涼風撲面而來，陣陣髮香也不停地在我鼻梢穿梭著……

我自知理虧，只有默默地低著頭。

「其實，我們這個地方很好找，只要在楊梅鎮每一個角落打聽，

沒有人不知道幼獅工業區的，也沒有人會不知道大眾化工公司，你沒見過我們滅蚊蟲液的電視廣告？那些錢可沒白花。」

車子繼續前進，此刻，我發現自己是砧上的魚，沒有選擇的權利。

2

陳達明把菸斗置於煙灰缸上，看了看我的資料後，面露微笑地點了點頭。

「林代表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，當公司要找一位優秀的工程師時，他曾經提過你，而且還提了兩、三次，你和他有什麼關係嗎？」

「他是位十分熱心的人，我和他沒有親戚關係，我們只不過是鄰居而已，他從小看著我長大……」

他點了點頭，抓起菸斗吸吮著。

「嗯，我相信林代表的眼光，他的選擇是不會錯的，不過，我們

這裡的待遇並不高，但是，公司是不會讓你吃虧的。」

我靜靜地坐在一旁，心情有點緊張。

「本來，我想去車站接你的，車子被小女兒開出去兜風了，只好由她去接你，她的脾氣倔強得很，如果有得罪你的地方，還請多多包涵！」

他將菸斗置於煙灰缸上敲了幾下。

「她是你的女兒？公司的會計？」我訝異地望著他。

「不錯，她是學商的，機伶得很，我這個老爹，想多揩一點油都沒機會……」

陳達明說著說著笑了起來，然後邀我參觀工廠。

「走吧，我們到工廠去看看，員工業都下班了，我們可以順便聊聊天，然後到中壢吃飯，中壢你熟嗎？」

「聽過，但是一直沒有去過。」

「這也難怪，你一直住在臺南，上北部的機會不多。你剛從軍中

退伍，對現在的社會還能適應嗎？」

我笑了笑地點點頭。

「化工這玩意五花八門，玄得很，如果想徹底瞭解的話，賠上一輩子的時間，也許還摸不著邊，像我一樣，唸了將近二十年的書，也在這個圈子裡混了三十幾年，依然混不出名堂來，這回要看你的囉，年輕人應該有新的點子……」

火紅的夕陽漸漸滑落地平線，工業區裡的黃昏，宛如一幅美麗的畫。

「工廠裡有宿舍，如果你願意住下來，那是最好不過了，如果你想搬出去住，我也不反對。」

「我想，先住下來再說，這個地方我還不熟，找房子也是頭痛的事。」

「很好，如果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，隨時可以來找我，包括下班以後的時間。」